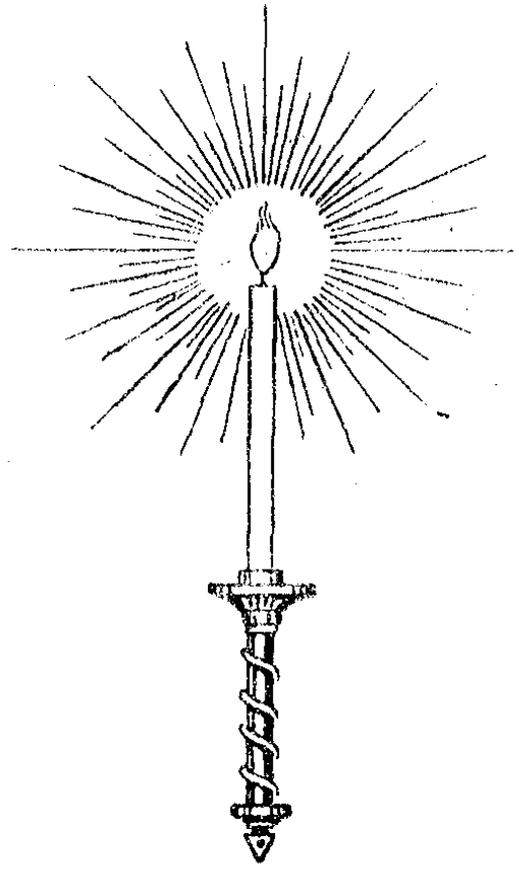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四集



世界書局印行

導言

近世各民族間的文化，已達到交流狀態，一般學者的興趣和慾念，都儘量的向外擴大。從多方交互涉獵的結果，有幾種東西便爲公意所集中，而超然於一切之上。凡是被認做世界名著的，價值便在於此。而從事整理世界名著的工作，當然也屬於繁難而切實的要圖。世界名著提要，不過意在揭明幾種名著的內容，彷彿開了一張世界名著的書單，在每種書下寫幾句客觀的介紹語而已。

從前把中國冊籍吞下肚皮的讀書人，每不爲現代學者所贊同。以科學方法運用到讀書裡面，是一種極端需求的運動。在走向「青年之路」的途上，讀書固爲青年最亢進的慾念，但饑渴也決非「不擇而食」的要求。世界名著提要，夾雜在現代讀書運動裡，所給與青年的書單，也許可以當做食單用吧？

編者 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編例

一 編譯此書的目的，係使一般讀者沒有讀原書能力的，沒有時間讀原書的，和在讀原書前想先得書中綱領的，可以很經濟的知道原書的性質和價值。

二 本書係根據日本木村一耶平林松雄高木敏雄諸君所著世界名著題解編譯而成，特爲依類分別發行，以重體系。

三 本書分類內容：一小說，二戲曲，三詩歌，四哲學，五社會經濟，六教育，七科學。

四 中國名著很多，不過已有四庫提要一類的專書，故未列入，以免重複。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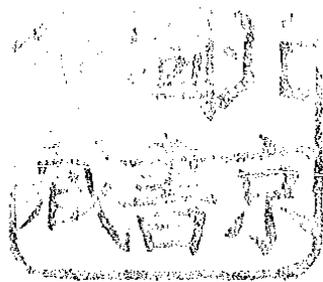
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
亡人忌日的前一夜·····	克子
紅字女·····	霍桑
神仙女王·····	斯賓塞
塞非拉的名花·····	費加
戴斐德克拍費爾德·····	狄更司
一千零一夜的談話·····	無名氏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四集

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Eng)

托爾史泰 (Lyor Nikolaievich Tolstoy 1828—1910) 著

在托爾史泰的許多作品中間，占着特殊的地位的大著作，就是戰爭與和平。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才發表出第一卷。——這個時候，托爾史泰年三十八歲。他被煩悶疑惑所惱，要將「抗惡」作為格言。——那種晚年的哲學，就在這個時候，發出萌芽。這個時候，他對於各種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並無何等解決；却是在精神方面，極擾亂困迷的時候。



研究外國文學的著作家克羅佛德，曾將此書，看作十九世紀中的一種大散文詩。此書用記年的筆法，敘述歷史上的大事情；將治亂興廢的史跡，記載得十分明白。世上的文學家，對於這一點，固然沒有異論；但是他將歷史的事實，作成散文敘事詩；注重可作這種詩的特色的類性，而輕視個性。又將許多事件，用一樣的筆法，平等記載；在這一點上，却有人反對。西洋的文學家克羅波特金，又將此書，當作歷史小說。但是此書的筆法，却和一般的小說大異；所以克羅佛德說：「這個書，是沒有確定比擬的文章。」

本書的組織，並無綱領，只是將零碎的事物，集合而成，書中的各部份，全可獨立。有一部份，描寫人生的真相，很有趣味；現在將它的梗概，

記在下邊：

梗概 西歷一千八百零五年七月，聖彼德堡地方，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女官，（她善於交際，許多人稱她是交際之花。）在某日的夜裏，招集當時的貴族、政治家、軍人等，大開夜會。政治家華西利帶着女兒愛憐首先到會。許多的賓客，也陸續到來。許多賓客中間，有一位名叫皮愛爾的生客，新從法蘭西回到母國。——這個生客，却能使這個夜會，發生一種異彩；他在會場中間，現出可怖的狀態，不住的向左右觀看。有幾個客人，正在談論拿破崙和法國軍隊的事情，他們將拿破崙惡罵，甚至說拿破崙是一個惡魔。那位本來靜默的生客，皮愛爾忽然改變態度，高唱拿破崙的功勳；又用大膽的態度，經營言論的戰爭，——這個時候，傍觀人中有一位名

叫安德來的青年士官公爵，看了這種情形，也大發議論，使反對拿破崙的人的感興，完全消滅。安德來議論這個事情，很讚成皮愛爾的言語。他們二人，從此之後，結成很深的交際。——這個皮愛爾男子，是伯爵波羅尤恩海的庶子。他在十歲的時候，被送到法國，直到近時，才被招回國。他先回到俄國的莫斯科地方，因為在那個地方，沒有什麼工作，所以又回到俄都聖彼得堡來。他的金錢很多，用度很是豪華；因為金錢的魔力，使他的品性漸漸變惡。安德來對於他的行爲，雖然竭盡友道。注意規勸；但是他更加沈溺，到墮落的深淵，被交際界的人們擯斥。皮愛爾覺着住在聖彼得堡沒有什麼趣味，所以又回到莫斯科在羅斯托甫伯爵的家裏出入。

羅斯托甫伯爵的門第，是莫斯科有名的人家。在伯爵夫人誕生的日子，

大開慶祝的宴會。夫人的兒子尼古拉，女兒娜達西亞，和姪女蘇恩尼亞等人，無不嬉笑快樂。殷勤的德羅坤夫人，帶着兒子波利斯，前來祝壽。波利斯和娜達西亞，尼古拉和蘇恩尼亞，全有戀愛的內幕。德羅坤夫人向着伯爵夫人祝壽之後，就和伯爵夫人坐談家常的事情，先講波利斯近來的種種行爲，後來又講到皮愛爾的父親波羅尤恩海伯爵的病狀。德羅坤夫人對伯爵夫人說：「我前天帶着波利斯到伯爵的家裏，探訪伯爵，不料伯爵的病，已經陷到昏睡的狀態，不能會客，我只得回家，待後日再去訪問。伯爵的病情很深，恐怕要危在旦夕了！」

却說：波羅尤恩海伯爵病勢沉重，自知不起，就寫好遺囑，認皮愛爾作嫡子，要將自己的財產，傳給兒子。皮愛爾的姊妹巴西麗，却將這個遺囑

，藏在身上，要將它盜去。不料德羅坤夫人走來，訪問伯爵的病情；巴西麗正在招呼德羅坤夫人的時候，聽見父親喚她，她連忙跑進房去，却將身上的遺囑，落在地下，被德坤羅夫人看見拾去。過不多時，伯爵逝世，德羅坤夫人將這個遺囑，交給皮愛爾，皮愛爾襲了伯位，得着許多財產。

再說：安德來因為戰期已近，就帶着妻子麗薩到利西古里地方，父親的宅內，會着妹妹瑪麗亞，逗留數日；將妻子留在那裏，自己就到戰場上去參加戰爭。

在安德來未到戰場以前，尼古拉羅斯托甫已經參加戰事，負着微傷，現在已經痊癒。

安德來充當軍使，攜着捷報，到陸軍大臣的衙署，陸軍大臣轉奏俄皇，

安德來蒙俄皇召見，受着勳章。

這個戰爭不過是小隊衝鋒，在大局上還無關係。

政治家華西利因爲要行一種政略，就將自己的女兒愛憐嫁給皮愛爾。皮愛爾和美麗的愛憐結婚之後，終日處在溫柔鄉裏，無憂無慮的，度安樂的歲月。

華西利又要替兒子亞拿托爾娶瑪麗亞爲妻，所以常常到林亞古爾地方，走訪波羅可恩斯克公爵；但是這個計劃，却不能成功，因爲瑪麗亞自安宿命，不願作別人的妻子，情願犧牲一生，終身服事老父。這個時候，俄軍在亞烏斯台林克地方戰爭，不幸中了敵人奸計，以致大敗虧輸。安德來負着重傷，作了敵人的俘虜，他行到拿破崙的行營，被病院收容。拿破崙到

病院檢閱，對於俘虜，一一撫慰，安德來看見當今的偉大人物拿破崙，心想：「他雖然戰功卓著，久負盛名，但是看見的形容，也和我相仿，不見有什麼特異之處；我若得傷愈回國，効力疆場，未必不能得到和他一樣的功勳。」安德來想到這個事情，對於拿破崙撫慰的言語，並不回答；對於父、愛、空、麗薩等各種事情，也不思想，只是俯首待命，安心養傷而已。

這個大戰，結局之後，尼古拉得着恩賜休暇，回家省親。他的雙親，看見兒子回來，十分喜悅。娜達西亞和蘇恩尼亞也很快樂；終日不離尼古拉的身傍。只是談講別後的事情。久處荒涼的軍隊生活的軍人，一旦回到故鄉，比平常的人，格外快樂。若是看見親族和舊友的情形，和從前一樣，

那末他的心裏更加喜悅。——這個時候，克拉勳將軍在莫斯科的英國俱樂部中，大開出征將士的歡迎會，這個莫斯科地方，更添許多生氣。現在又要說到皮愛爾的事情，却說皮愛爾住在莫斯科本是安閑自在，忽然一日，得着一封無名的書信，——那個書信上是說他的妻子愛憐和他的友人德羅昆甫有曖昧的事情；他心中十分憤怒，就邀德羅昆甫決鬪。決鬪之後，皮愛爾得了勝利，他的餘怒未息，決計和愛憐分居。

後來，皮愛爾離開莫斯科，要旅行到俄都。在途中的某驛舍內，遇着自由博愛結社的社員巴斯德愛甫。皮愛爾聽見巴斯德愛甫演說，神的榮光，慈悲心，人生問題等，各種道理，心中感動；覺得自己在從前的時候，十分懶惰，很有後悔。就照着儀式入了自由博愛結社，充當會員。皮愛爾自

從入會之後，心機一轉，很注意的，改善在他的領土作工傭的生活狀態，又作了許多慈善事業。波羅昆斯公爵家裏的人，因為從總督方面得着安德來失蹤的書信，十分悲哀不安。安德來的妻子麗薩更加憂急，驚動胎氣，得着難產的災厄。麗薩正在難產的時候，忽然安德來歸來，合家的人十分欣喜。麗薩見了安德來說着：「郎君呀！自從分別之後，妾受着痛苦直到現在……」的話，就和安德來永別了。老公爵波羅昆斯奉了俄王的詔書，被任作留守軍的總督，赴任去了。安德來將軍隊生活，看作蛇蝎一般，非常厭惡，要作隱遁的生活。走到皮愛爾的家裏，探訪皮愛爾，舊友重逢，十分欣喜。但是講到工傭的待遇法，和各種人生問題，二人的議論却是反對。安德來痛罵偽文明的弊端，時時仰天嘆息。——在這個地方，用簡潔

的言語，寫自然的風光，實是第二卷中，壓卷之作。

安德來雖然暫時作隱遁的生活，但是過不多時，仍舊湧起熱血，又決計參加戰事。謁見陸軍大臣，請願復還原職。但是這個志願，沒有達到，却作了軍法改正委員。——這是西歷一千八百零九年的情事。安德來到了現在，忘却失妻之悲，再到交際社會；依着皮愛爾的介紹，認得娜達西亞。安德來因為和娜達西亞在交際場中，一同跳舞，發生愛情關係，向父親請願，要和娜達西亞結婚；但是，不能得着父親的許可。於是和娜達西亞秘密的結婚之後，就自己出去旅行尼古拉。蒙俄皇恩賜休暇；從莫斯科回到家鄉省親，看見娜達西亞和兄弟皮起亞等的行爲，和從前大異，家中的財政，却不及以前的寬裕。

尼古拉在歸省的時候，有時訪問知友親族，有時到野外遊獵，頗覺快樂。——這一章書是將田園生活的事情作主，描寫得十分詳細。

一日，尼古拉打定主意，對母親說，想要和蘇恩尼亞結婚的事情。母親聽了大怒；對着尼古拉說了蘇恩尼亞的許多壞處，尼古拉的心中非常不快。——這個和平的家庭，從此以後，就起了擾亂。尼古拉又離大家庭，回歸軍隊，羅斯托甫家也回到莫斯科。

娜達西亞和安德來分別之後，時時將安德來的事情，記在心裏；愛戀之情，本是深厚。但是，自從在歌劇場中，遇着亞拿托爾，未免動心，及至得着亞拿托爾的情書之後，漸漸將戀愛安德來的情意，移到亞拿托爾的身上；竟要破壞安德來的婚約，另和亞拿托爾結婚。皮愛爾回到莫斯科聽見

這個事情，十分驚異，忙到娜達西亞的家裏，打聽亞拿托爾。但是，亞拿托爾已經離開莫斯科，到別處去了。後來娜達西亞被亞拿托爾悔婚，竟得着絕望的結果。

安德來在旅行的途中，聽見娜達西亞的事情，非常怨恨娜達西亞；於是又委身軍籍。他在軍隊中想着娜達西亞的不良結果，全是因為亞拿托爾的奸惡，所以十分憤恨亞拿托爾，時時想着若是遇着亞拿托爾，定要和他決鬪以報此仇。——這個時候，暫得安康的俄國，戰期又將近了，拿破崙率領大軍，從特倫斯敦出發，到此爾諾駐扎，召俄國軍使巴拉旭夫親來謁見。拿破崙對於俄國的違約，十分憤怒。（這個地方，描寫拿破崙的野心舉動，異常精細。）從此以後，俄國和法國又動干戈。娜西達亞自從失了婚

期之後，苦度無聊的歲月，心中非常煩惱，漸漸憂鬱成病。她因為無人依賴，只得專心祈禱求神救助。——這個時候皮愛爾寄住在羅斯托甫家裏和娜達西亞時常相見，娜達西亞喜悅皮愛爾的慰藉，一縷柔情，又繫在皮愛爾身上。正在兩人相愛的時候，俄法兩國的戰期已熟。俄皇行幸莫斯科，戰爭的風雲漸急；許多青年全羅着軍事熱的精神病。皮愛爾也得了這種精神病，要捨棄無爲閑散的生活，決心從軍。

老公爵布羅昆斯正在克西亞格拉度優游的歲月，見戰事就要發生，恐怕他的住處有戰亂之虞，於是想着避難的問題。但是老公爵對於拋棄浮世的權威榮華的事情，心中十分不捨；又恐怕遷居之後，過着冷淡的生活，老病益增，所以心內躊躇，不肯即時遷居。瑪麗亞遇着這種爲難的事情，非

常悲嘆，徒喚奈何。過不多時，危險的事情，相逼而來；領土的工傭，紛紛逃散，老公爵和瑪麗亞竟處着非常困難的境界。幸而遇着一位仁慈的士官，憐憫他們的窮窘，救助他們，他們才能逃出危險的區域。——這個士官，就是尼古拉，瑪利亞和尼古拉在逃難的時候，發生互相戀愛的事情；但是一轉眼間，兩人又分別而去。西歷一千八百零八年九月七日，俄法兩國，在波羅的諾開始戰爭，——這個戰爭，是俄國得勝。（本書在這個地方，是從法軍和俄軍兩方面，描寫戰爭的情形。）拿破崙在從前的時候，曾說：「吾是天才，萬事如意。」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却失了自信，覺着危懼不安。（本書在這個地方，也描寫得很細。）安德來參加這個戰事，負着重傷，被收容到野戰病院。却巧亞拿托爾也因參加戰事，負着重傷，被

收容到這個病院裏。二人相遇之後，因為同病相憐，却將從前的仇怨，完全消釋。

羅斯托甫家裏，伯爵夫人，看見最愛的皮起亞歸來，心裏暫時得着安慰。但是過不多時，皮起亞又到軍隊裏去，伯爵夫人，難免掛念。

莫斯科將要遭着兵亂，人民紛紛避難。羅斯托甫家裏的人，十分慌張，想要避難到鄉間去。他們正在作訣別人祈禱的時候，許多傷兵，已經抬入城中。娜達西亞對於傷兵，並不注意，只是請父親，少帶行李物件，從速避難。蘇恩尼亞對衆人說：「這許多傷兵中間，或者有安德來在內，我們應該暫留城中，注意看視。」但是伯爵夫人不贊成這個話，催着衆人，從速遷到鄉裏去。衆人聽了伯爵夫人的話，一齊出城，娜達西亞隨着衆人坐

着車到了鄉間，借住在田舍人家。——這一夜，莫斯科城中已經有許多火焰升到空中；衆人遠看那種火光，知道城中遭難，心裏十分恐怖。後來娜達西亞在半夜的時候，在負傷的兵士中尋着安德來，但是苦惱煩悶的安德來，却並不用溫和的言語，去安慰她，只是心中恍惚，却似作夢一般。她對於這個事情，却是十分悲傷。九月十四日拿破崙領兵前進，從波斯尼亞街市的高處，遠望莫斯科全城，心裏的驕傲，已經達到絕頂。曾說：「我用一句言語就能將這個城池破滅。」後來拿破崙的心中，覺着有難言的哀愁塞滿胸懷，又說：「我所想的，就是和平。」

許多法國軍士，擁入莫斯科城，十分暴亂狼籍，不及逃難的人民，在大火中間，男啼女哭，非常狼狽。也有母失其子，哭着找尋的！也有兒離其

母。哭喚求救的。——這種情景，很是淒慘。從軍的皮愛爾，現在正走到此處，却作了種種的俠義的事情。他看見自己的祖國，被法兵擾亂，遭着這樣痛苦，就帶着鎗械，想要刺死拿破崙；但是苦無機會，只得仍舊做別種的工作。有一日，皮愛爾在僻靜的地方，看見法國兵士要辱無辜的婦女，心中大怒，就趕上前去，將那個法兵打倒，但是被五、六個法兵看見，將皮愛爾包圍，皮愛爾寡不敵衆，就被法兵捉到營裏去了。

這個時候，住在聖彼德堡的人，很是不穩，不過是將莫斯科的慘狀，作為談話的資料而已。後來莫斯科也回復平穩的狀態；避難的人，又回到原處。

戰爭之後，尼古拉又得着奇緣，在跳舞會中遇着瑪利亞，發生戀愛；想

和這個女子結婚。但是想到蘇恩尼亞的事情，又覺着蘇恩尼亞也很可愛。

瑪利亞很掛念兄長安德來的行踪，聽見尼古拉和安德來同居。就到尼古拉家探訪兄長；看見兄長重傷將死，面容大異從前，心中非常悲傷。後來安德來在娜達西亞的身邊，竟作了別一世界的人物。

皮愛爾自從作了法軍的俘虜之後，因在牢獄中間，飽嘗辛酸的滋味。——這個地方，有一個名叫加拉泰夫的農民，聽見皮愛爾受苦的事情，心裏非常憤慨，（這個男子却可作質朴安命的，俄國農民的典型，）他終日想着皮愛爾的事情，以致寢食不安，常常說：「這個世界，還有天道麼？百年之中，悲辛的事情，全要一時受着麼？」過了不多的時候，俄軍襲擊法兵，法兵大敗。拿破崙狼狽而逃，許多作法軍俘虜的俄人，乘勢逃走。皮

愛爾才能走出牢獄，達到自由的境界。

皮起亞自從離却慈母的胸懷，入了軍隊；在軍隊中作了許多軍人的工作，不幸中了敵彈，身死戰場。——這個時候，知道他陣亡的人，只有戴尼蘇甫一人。

皮愛爾的新生涯，又從此開始，他先到莫斯科去探訪瑪麗亞。會着瑪麗亞和娜達西亞等人，聽見安德來已死，不勝今昔之感。娜達西亞會着皮愛爾，就忘了以前的悲嘆，歡喜之色，現於顏面。瑪麗亞見娜達西亞這種情形，心裏很不愉快，曾對娜達西亞說：「你將哥哥的事情忘記了麼？」後來娜達西亞對瑪麗亞說：「姊姊和尼古拉結婚，妾和皮愛爾結婚，却是很好的事情呢！」瑪麗亞現出不快的狀態，對娜達西亞說：「你的話太多了

「娜達西亞聽見瑪利亞說，皮愛爾要到聖彼得堡去，心裏十分疑惑，就反復的說：「這可怎樣好！他爲什麼要到聖彼得堡？……到聖彼得堡！……到聖彼得堡！……」

亡人忌日的前一夜 (The Eve of St. Agnes)

英國的詩人克子 (John Keats 1795—1821) 著

梗概 這個詩，在克子的詩中，是最成功的傑作。他的詩的特質，是色彩豐富，感情銳敏。——這種特質，在這個作品中，表現得最是明顯，尤其是他將形和色，音響和溫度等的形態，交錯着描寫。——這種描寫，到底不是別的作家，所能企及，若將克子的這個詩，加到別的成功的一二三個短詩裏，那末他仍不失是優良一流的詩人。若將這個詩加到「恩代依米翁」和「海批利翁」等長篇的詩裏，那末對於克子，也可得着相當的利益，

這個詩的大意如左：

(一) 青年男子普爾緋羅和少女馬黛蘭一同陷入情網。馬黛蘭是某男爵的愛女，普爾緋羅是被父厭惡的少年。他在和人戀愛的時候，因為命運的不幸，竟致不能戀愛。詩中的第一節，是將祈禱堂的寂靜的光景，和男爵家中祭祀聖亞格奈斯的典禮，對照着描寫。詩中曾說：「寒氣侵人肌骨，——今夜是亞格奈斯尊者忌日的前一夜，——梟鳥因寒而斂翼，白兔因寒而伏在叢草中戰慄。綿羊披着長毛，仍舊深藏在檻內。祈禱的人，持念珠的手，也覺麻痺，寒凍的氣息，和香爐裏升起的香煙一樣，行過美麗的瑪東娜像，仍不消滅，而升到天空。」

(二) 祈禱的人，手持洋燈；一面祈禱，一面在神堂中行走。

(三) 他因爲自己是有罪的人，所以坐在寒灰中間。

(四) 男爵家的祭禮，開始舉行；柔美的歌聲，傳到祈禱人的耳內。

(五) 隆盛的祭奠，開始舉行，美麗的婦人，戴着插鳥羽的花冠。

(六) 馬黛蘭少女，曾經聽見別人講過：「若是少年的女子，行了正式的儀式，那末，到了夜間，必然得着歡樂的夢，聽見情人的美滿而尊崇的言語。」所以她在晚餐之後，就睡在床上向天祈禱求上帝，使她達到這個希望。

(七) 馬黛蘭少女，現在想着這個事情，却似住在痛苦中間的神靈，祭宴上的美妙的音樂，也不能入她的耳。她的流動的目光，只有落在床上。

這個中間，有許多隊伍經過，有許多行同盜賊的人，和許多好色的騎士

。這許多人，全是失望而歸去；因為少女不向着他們觀看，所以他們不能從少女方面，受着侮蔑的言語。

這個少女，只想得着亞格奈斯的美滿的夢。

(八) 馬黛蘭忽然躍起，面上帶着憂容，呼吸十分迫促，神聖的時候，將要到來。

(九) 這個時候，普爾緋羅從河池邊走來，因為馬黛蘭的緣故，使他的心裏却似火燒一般，他避着月影，立在小門旁邊，在極短的時間，祈禱諸位神聖希望見着馬黛蘭的嬌容。

(十) 他走到裏邊，就是遇着該應出聲的事情也不敢發出聲音，因為他若稍出聲音，就要有許多刀劍刺到他的熱情的胸上。普爾緋羅的一族，實

在是馬黛蘭一家的仇敵，只有馬黛蘭的一個老侍女，對於普爾緋羅的事情，却表同情。

(十一) 幸喜的那個老媪，走出來了，她拿着椰樹的樹枝，從那邊室中，悄悄的出來，對普爾緋羅說：「普先生！你快點到這邊來，您是飢渴已久的人，在這個夜裏，也要到這個地方來呀！」

(十二) 老媪對普爾緋羅說：「請您到這邊來！請您隨着我走！您若不這樣，恐怕您要遇着危險呀！」

(十三) 普爾緋羅隨着老媪走入一間小室，月光照進小室中。普爾緋羅看見這個屋上滿結着蛛網，是久無人居的房屋。普爾緋羅問老媪道：「馬黛蘭小姐現在何處？請您告訴我！」

(十四) 老嫗道：「今天夜裏，是我家聖亞格奈斯先生忌日的前一夜，您走來會我們的小姐，却很奇怪，今天夜裏，我們的小姐，將要被天女用仙法騙去，若是小姐去了，那末我就要過長久悲傷的年月，您聽我說的這個話，不是很好笑的麼？」

(十五) 老嫗在朦朧的月影裏，一面說着，一面笑出來。

(十六) 普爾緋羅聽了老嫗的話，只是將眼光注射在老嫗的面上，呆看着她，老嫗看見他這個樣子，對他說道：「我看您却像惡人，沒有信心，請您不要使小姐受着損害，小姐現在睡着祈禱，離開您這個樣子的惡人，正要和天女在夢中相會，請您回去罷！您的丰姿，雖然優美，但是您的其餘的事情，也要優美才好！」

(十七) 普爾緋羅道：「您的話不對，我決沒有害小姐的心，若是我損害了小姐一毛一髮，或是見了小姐就起惡意，那末我就是受了死刑，我也不怨，請您明白我眼中流淚的緣故：若是您不教我會着小姐，那末我就大聲喚叫，驚動仇敵，使他們和您爲難了。」

(十八) 老嫗聽見普爾緋羅的言語，十分恐怖。

(十九) 老嫗依着普爾緋羅的意思，領他走向馬黛蘭的閨房。

(二十) 老嫗走着，對普爾緋羅說：「您的希望，可以達到；您看這裏有許多東西，小姐的琴也放在這裏，您一定可以和小姐結婚；在這個事情沒有作成以前，我總要替你設法，決不灰心。」

(廿一) 二人走過黑暗的廊下，達到小姐的閨房。老嫗先教普爾緋羅悄

立在室外，自己走入室中，和小姐說了幾句閑話，因為胸懷受了風寒，覺着不快，就向小姐告辭，回自己臥室安睡去了。

(廿二) 小姐不知道普爾緋羅立在室外，拿着蠟燭送出老嫗之後，又回到室中。

(廿三) 馬黛蘭小姐進房的時候，因為走得太急，燭火被風吹滅，幽黯的餘烟，在青白的月光內，漸漸消去。

(廿四) 小姐的閨房，有高大的窗，窗上有種種精巧的雕刻，——這種雕刻，是有光彩的聖人，統領許多軍隊，——這許多軍士，在暗中裝飾內，用帝王和女王的血，洗他們的甲楯。

(廿五) 馬黛蘭小姐跪着祈禱，求天的恩惠和哀憐，她的美麗的胸上，

染着溫軟深紅的顏色。普爾緋羅從窗縫中看見這種情景，不禁消魂；他的心裏，覺着已經離了死的污辱，達到清淨的世界。

(廿六) 普爾緋羅從色的昏迷世界，漸漸蘇醒，又看見室內馬黛蘭小姐祈禱完了，除去髮上的珠飾，將溫潤的寶玉，完全解下；將豐富而美麗的裝飾，卸到膝下，恰似將半身隱在海草中間的人魚，小姐的香夢已醒，不能再作優美的聖亞格奈斯的夢，那種魔力，已經逃去。

(廿七) 溫和的睡眠，又寂靜的壓着小姐的五體，小姐的精神，次第懶弱，成了睡眠的俘虜。恰似前度開花的薔薇，今又結蕾。

(廿八) 普爾緋羅從室外走入室中，立在牆邊。

(廿九) 月光照在床上。

(三十) 馬黛蘭的香夢仍舊未醒。

(卅一) 普爾緋羅輕輕的說道：「唉！我的戀人呀！請卿醒了罷！天上的美人呀，卿的身體是僕的天國，僕是卿身的隱者：因為亞格奈斯尊者的緣故，請卿展開美目，若是不然，僕雖睡在卿的身傍，僕的心裏仍舊痛苦。」

(卅二) 普爾緋羅一面自言自語，一面將手放在馬黛蘭的枕上，馬黛蘭的香夢，仍舊未醒。

(卅三) 普爾緋羅取起馬黛蘭的琵琶，彈着琵琶，低唱一個小曲，這個小曲，名爲：「夫人同憐恤，」原名 *La belle dame same mercy* 才將小曲唱完，馬黛蘭的美目，也就睜開。

(卅四) 馬黛蘭的美夢，變成苦的現實，馬黛蘭就哭泣了。

(卅五) 馬黛蘭自言自語着說：「普君呀！君的聲音，使妾的耳鼓，起美滿的震動；君的聲音，十分溫和，君的秀目，却帶着愁容。馬黛蘭睡醒之後，面色蒼白，帶着懼色，想到現實的可悲的命運，覺着異常可怖。」

(卅六) 寒風的聲音，却似戀愛的警鐘一樣，不斷的向窗戶吹來。月色沈沈，今夜的情景，異常幽靜。

(卅七) 馬黛蘭看見普爾緋羅，却出於意料之外。

(卅八) 普爾緋羅對馬黛蘭說：「這個並不是夢，僕是卿的永久的奴隸。」

(卅九) 普爾緋羅又對馬黛蘭說：「聽呀！這個從魔國吹來的聲音，不

多幾時，天就亮了，那幾個醉酒睡眠的人，將要醒了，將要起來了，僕的
愛人呀！因為卿的緣故，僕將遷居到南方的海邊。」

(四十) 警兵完全睡着，街市上寂無人聲，掛着的路燈，隨風搖擺，淒
涼的寒風，時時哀鳴。

(四十一) 二人似亡魂一般，從室中悄悄的出來，開了門戶逃出去了。

(四十二) 那一夜馬黛蘭的父親，和許多賓客，全作着可怕的惡夢，老
侍女因為中了風寒，生病逝世。禮拜堂中，祈禱的人，仍舊反覆的祈禱。
他所祈禱的話，就是：「求神聖保佑，不要使他永久的睡在冷灰中間。」

紅字女

(Scarlet Letter)

美國小說家霍桑 (Matharial Hawthorn) 著

梗概 女主人公海司妲普琳，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子，和一個年齡有如父女之差的學者結了婚，決定到荷蘭的亞司德爾頓去，再渡美國。她一個人先去住在那時剛開發出來的波斯頓，不覺和一位英國某大學出身的青年，現任一個教會牧師名叫阿什鄧梅斯特的發生了戀愛，下了因果之種，不久便生出一個女孩子來。於是她便被法庭召去，宣告判定：她將一生一世的在她的胸前，掛上一塊寫着紅色的 Adultery (姦意) 的第一個字母 A

字的布片。但她的對手的男子究竟是誰，這是誰都不知道的。她自己也極力守着秘密。

小說的本文是從波斯頓監獄前的廣場上，人們如今喧鬧着應上絞頭臺示衆的海司姐將出來了。開始監獄的門開時，作着羞澀面孔的在典獄員之後，胸前有紅字的海司姐，抱了一個赤兒出來。到了市場，絞臺周圍擁滿着大批的看客。紅字女由典獄的領導，上了絞頭臺。其時右肩比左肩高的，皺着皮的臉的一個本地不常見的男子，和一個印度人，混到了羣衆之中。這男子是海司姐的本夫，他在到波斯頓的途中，被印度人捉住，如今是爲了贖身而來的。海斯姐一見了此男子的臉，即刻面泛蒼色戰慄起來。男子也吃了驚的樣子，他問了問在旁的人們，便離了去。一會波斯頓的最年老

的牧師威爾孫來，對海斯姐說道：「如果你把這孩子的父親的名字報告出來，紅字便給你取下。」鄧梅斯特也說：「還是報告了出來，這便是爲那男子着想，也是幸的一方面的。」海司姐說：「願那人的苦痛，給我一個人來忍受。」結果還是不肯自白。

回到監獄以後，海司姐刺激過分奮昂發狂的樣子。這時爲了贖身之事而來到法庭自名契利加斯的剛才的男子，說道：「如果有什麼不測時，歐洲醫學固然不成問題；便是印度人的草根樹皮的醫學，我也同樣的通曉。」於是海司姐及其孩子的診察，都委托了他。他至是得了機會；對海司姐說道：「你得把本夫的名字和情夫的名字一樣的守秘罷。」海司姐不稍思索的便立誓決不洩漏。自此契利加斯，便想去探尋姦夫，作精神上的復仇。

服役的期限已經滿了；但海司妲不想離去波斯頓，因為犯過了罪，在心中誓欲受罰。她確乎不自知的，她的要留居此地，因為此地有一個人的緣故。她一向是精心細緻的女子，於裁縫一事，是很有手腕的她，如今去以久無人住的城端的一個小小的茅葺之屋，做她的住所，為人工作而過着活。却也奇怪，她倒得人的歡迎，她所縫出來的衣服，總是時行的，在波斯頓城中竟風行一時。官吏的手袋以至僧侶的掛紐，都是以是紅字女之針跡為虛榮。但胸前的紅字，成了城中人的一種恐怖；路上逢着都迴避之；或在後面唾罵之，甚至於也有以石塊投之者。但海司妲決不反抗。她過日子過得極仔細，她的錢除給孩子衣服用去外，餘多的都去施給比自己貧困的人。但其中也有以德報怨的。

鄧梅斯特這一向健康很明顯的衰退了，身體瘦削，聲帶悲哀之調，一些沒甚的事，他也會漲紅了臉。人都以為牧師太熱心於教了，常常絕食，通夜不眠，因而致此。他們相信博學的契利加斯的正於此時出現，完全是神的攝理。契利加斯做了鄧梅斯特的教會的會員，極力想得牧師的信用。所以便自請當治療責。鄧梅斯特雖向他謝退；但終為波斯頓的長老們及教會的執事們懇切的勸諫，便答應了下來。於是兩人竟成莫逆；凡事都相談及，並且互相走訪。牧師因了和科學者的交際，很快樂着得接觸了同僚間所不能望及的自由思想。但契利加斯於觀察牧師的性質，探索其胸中秘密，不稍怠懈。不久契利加斯把牧師接來同住在一起。人人都為此非常喜歡。但其中也有憂着的。原來其間發生了這樣的謠傳：契利加斯醫術之高明。

或者是因為他被印度人囚困着之間，是由印度人那妖僧授了他妖術的緣故。也有人這樣相信的；從前有的那想把很神聖的人的靈性反覆的惡魔，如借得契利加斯之形，在狙擊牧師。總之契利加斯已失去了以前那安閒的學者態度，漸漸現出了一種猶惡之相來。鄧梅斯特也似乎有什麼惡的力壓着他的；但契利加斯使他陷入這狀態的惡魔，他却不知覺。雖則他有時也用了懷疑，恐怖，憎惡之情，去看此老醫師的醜態，但他一想到這是自己的惡癥，他便即刻又努力去和他要好。反而由自己給了人家預備報仇的機會。這時鄧梅斯特爲了悔恨之情和良心呵責，不能再忍；他便常常立在教壇上，述他的是壞人，沒有引導人家的資格。只是完全迷信於他的教會中的人們，反以此爲出於他的謙遜，把他贊美做：「如神一般的青年。」他心中

因而愈覺苦痛了。他幾乎瘋了一般的日夜懊惱着。契利加斯見此情狀獨暗笑之。

海司姐被宣告罪狀後，早已過了七年。其間她被除出於世間，口不出怨言，默然服從於世間不平的慣例中。人有遇災難不幸時，則比如災難出在自身一般，爲人盡力，其後她的清靜孤獨的生活，頗得人之同情，所以近來誰都不再去向她加以恥辱。但海司姐見鄧梅斯特已經爲了良心的呵責，至於瘋狂，更作決心非將秘密給他說了，告以此後如何行動不可。一天鄧梅斯特去訪問村中某印度人的宗教者的歸途中，她便去等着他，告以契利加夫乃其本夫，恐對鄧梅斯特報仇；又勸他即刻逃身，去深入印度人的部落，或渡大西洋去在歐洲開新生活。她又激勵吐着弱音的鄧梅斯特，決定

無論如何，親子三人同渡歐洲。幸海司姐因了慈善事業，和如今入港的西班牙船的船長認識，即刻去買得了三張船票。正當船將啓程的前一日，是新總督推舉之日，牧師鄧梅斯特得作推舉之演說。海司姐母子也很早去到市場中。市場中滿埋着人頭。鼠色眼的印度人和西班牙的水手也在。一會跟着音樂、兵隊、官吏、市民整隊而來。海司姐在露台上看着整隊的走進市會所。這時出現了華服盛裝的船長，來報告契利加夫明日也將乘船出發。海司姐不覺吃驚，「糟了！」的一嘆。無意的又望了望對面，却又見市場那邊，契利加斯也在，他望着這邊而笑着。其間鄧梅斯特便開始了演說。這一天他的演說，竟得了空前的好成績，給了人以非常感動。演說完了，隊伍又將出動。鄧梅斯特氣喘喘的，獨自離出了隊伍，去走上絞頭台的

階段。大家都奇怪他將怎樣，只見他執了海司姐母子的手，已經立在臺上。於是他公言自己便是這紅字女的姦夫，是這私生子的父親。大家不覺都呆了。他接着和孩子接吻，對海司姐道：「海司姐呀！這裏不是比我們在森林中所夢見的世界更好嗎？」說完，他便念着神名而瞑目。市外的茅屋，此後變了空家。過了幾年，胸前有紅字的女子又出現了。再過幾年，舊墓之傍，又有了新墓。石碑面上，刻着一個A字。

神仙女王 (Faerie Queen)

英國愛利薩培斯朝的詩人斯賓塞 (Edmund Spenser 1552—159

8) 著

神 女 仙 王

梗概 這個著作，是倫理的諷喻詩。全篇共分十二卷。每一卷上表彰一種德行，因為作書的人斯賓塞中途而死；所以實際傳留於世的，只有五卷完全。其中的第六卷只有二章，神仙女王和亞薩公 Prince Arthur 是全篇的總主人；前者是代表神明的靈德，後者是代表大度的德行。

本書的大意，是神仙國中，有一個名葛麗安娜 (Griana) 的神仙女王

。照着定例，每年要舉行一回隆盛的祭禮，大饗百官。某年間，該國正在舉行祭禮的時候，一個卑賤服裝的男子，忽然走上殿庭，請求女王許他參加這個典禮，女王准奏；使他坐在席末。坐定之後，又見一個美女，穿着黑色的喪服，一手持鎗，騎着乳白的驢。一個奴才，負着甲冑，牽着驢子，一同走來。美女見了女王，禮畢入席。——這個美女，是某國的公主，名叫恩娜（Dai. 單一之義，代表「真」的德行。）她的國內，住着一條惡龍，使她的國中，受着災荒。那條惡龍，又將國王和皇后，捉進黃銅的塔中，用魔術封鎖。她雖然勇敢，但是戰不過惡龍，所以周遊各國，要尋個義烈之士，去救這個災厄。現在走到神仙國來，恰巧參加這個典禮。恩娜公主將從前的事情，告訴女王之後，那個穿着卑賤衣服的男子，走到女

王的席前，奏說：「這個大任，我可以去擔當。」女王看男子的衣裝，像是個卑賤的男子；心中不信他的說話，沒有回答他的言語。公主指着帶來的甲冑，說道：「這個甲冑，是可畏的神人傳來之物；曾蒙神人指示，必須穿着這個甲冑適合身材的人，才能救我國的災厄。你若代我國除害，可以試穿這個甲冑。」這個男子很從容的將甲冑穿在身上，頓時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就同換了一個人一樣。女王大喜，就在座位上授給他勳爵。這個騎士貫甲執楯，掛着赤十字徽章，名為赤十字騎士。（這個就是故事的發端。可以當作這個書的序。斯塞賓的友人，曾將這一段事情，記在書中。）赤十字騎士聖喬治隨着恩娜公主，上了冒險的道路；或聽道旁澗水的聲音，或看路邊野花的顏色，精神十分愉快。走不多時，忽見狂風大作，

暴雨驟至，只得走入森林躲避風雨。這個森林樹木蒼鬱，鳥聲宛轉；他們的心被鳥聲引誘，不知不覺走入森林深處，迷了道路，尋不着原來的路徑。（這個在森林中迷路，就是比擬人生的行路。）却來到迷妄的洞前。騎士不聽公主的勸阻，走入洞中，甲冑放出光來，照見女面蛇體的妖怪，卷臥在洞內。那個妖怪看見騎士；猛然躍起，向騎士撲來。騎士連忙敵住。恩娜在後邊大聲呼喚，教騎士仗着勇氣和信仰，努力戰爭。騎士起先幾乎戰不過妖怪，受着危險；及至聽了公主的言語，才鼓起精神，勇猛奮鬪，將妖怪擊斃。他們逃出森林，走不多時，遇見一個老翁。被這個老翁誘入庵中。——這個老翁會使一種魔法，名叫亞克瑪哥，因為憎惡公主的正直清淨，要用魔法損害他們。到了夜裏，老翁候騎士睡着，使用睡魔，教騎士

得着怪夢，疑心公主。第二日早晨，喬治竟和奴才捨了公主，私自走去。及至公主知道，騎馬追趕，已經不能追着。赤十字騎士棄了公主，在路上行走，忽逢一個薩喇生的騎士和一個美麗的婦人。——這個騎士，名叫無信 (Faithless,) 婦人名叫費代薩。喬治和無信格鬪片時，將無信擊斃，看了婦人的美貌，心中迷惑，隨着婦人行去。却說恩娜公主追了許多路程，不見喬治的踪跡；因為身心十分疲倦，坐在林中休息，忽見一個獅子走來。這個獅子，受了公主的清淨無垢的感化，很馴良的走到公主身邊，陪伴公主。公主休息片時，帶着獅子，走到一個貧苦人家，借宿。這個人家只有一個名叫亞陪薩的盲目的老嫗，住在裏邊。這一夜，公主就住在這裏。到了半夜，有一個久慣入寺盜寶，名叫加克喇蘋的惡人走來。被獅子看見

，跳了出去，將這個惡人嚙死。第二日早晨，公主辭了老嫗，又去找尋喬治。忽見赤十字騎士，從對面走來。——這個騎士，並不是真的喬治，却是亞克瑪哥老翁，用魔法變成的假喬治。公主看見假喬治，非常歡喜，和假喬治一同行走，又遇着一個騎士，名叫無法，就是無信的兄弟。無法因為他的哥哥，被喬治殺死，要報兄仇，到處尋找喬治。現在看見假喬治，貫甲執楯，掛着赤十字徽章，認是真的喬治，立刻撲到假喬治的身邊，舉刀便砍。假喬治逃走不及，被無法刺死，現出原形；公主看見了，大是驚異。無法見公主生得美麗，強迫公主同行。獅子大怒，撲到無法前，和無法爭鬥。獅子雖猛，却敵不過無法，反被無法殺死。公主見獅子已死，自己毫無幫助，將要受辱，大聲哭叫，不肯隨着無法同行。這個聲音，被一

羣妖精聽見，一齊走來，將無法逐去，領公主到它的家裏，很懇切的留住公主。再說：費代薩用妖法將喬治迷住，引喬治陷到邪道；走到一處，建在沙丘上的美麗的宮殿。——這個宮殿，住着一個名叫婁西緋喇的邪惡的女神，凡人進去，就不能出來。喬治和費代薩住在這宮裏，遇着無信的末弟名叫無悅（*Tayless*。）無悅見喬治掛着赤十字徽章，認是殺兄的仇敵，就撲向喬治，和他格鬪。喬治負着重傷，仍舊奮鬪，猛力一刀，將無悅刺倒。這個妖婦興起雲霧，將無悅隱去。跟隨喬治的奴才，知道主人受着危險，就幫助喬治逃出宮殿。裴代薩知道了，連忙追着喬治；用巧語花言迷惑喬治的心，使喬治棄去貴重的甲冑，掬飲山邊的泉水，四肢漸漸無力。忽然一個名叫歐哥古利阿的巨人，從樹中跳出，擊倒喬治，將妖婦捉去。

關入土牢。那個奴才，負了喬治捨棄的甲冑，獨自尋找公主。無意之間，遇着公主，就將喬治受着災厄的事情，告訴公主。公主聽了，不勝嘆息，自傷薄命。後來名叫亞薩的英雄，得着靈夢，被神仙女王引到神仙國，將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這位英雄，請他幫助。這位英雄就走到巨人的住處，殺死勇猛的巨人，和費代薩妖婦騎的一身七頭的怪獸，捉住費代薩妖婦，（這個時候，她已現出醜惡的原形）救了赤十字騎士。喬治被救之後，走到絕望洞，遇着名叫絕望 Despair 的洞主。這個洞主，用妖法使喬治自暴自棄。過不多時，喬治又遇了救星。脫離了絕望洞的災難，走到誠的家裏。靠着信 (Fielia) 望 (Speranza) 慈 (Charissa) 等三姊妹的力量，回復了勇氣。行到公主的故國，和惡龍苦鬪三日，將惡龍除去，和名叫真

誠的女子結婚。——這就是第一卷的梗概。第二卷上是敘述一個名叫蓋歐恩的騎士，奉了神仙女王的命令，走到懶惰湖 (Lake of Idleness) 的一個島上，除去魔女的情事。第三卷上是說：威爾斯國有個女王，名叫布麗德瑪綺斯。她是一位女丈夫，因為尋訪未婚夫，旅行各處，作出許多武俠的事情。第五卷上是說：布麗德瑪綺斯女王尋着亞台古的事情。在第四、五、六諸卷上，一面敘述布麗德瑪綺斯女王和亞台古的事情，一面稱揚友誼、公正、禮義等各種德行。六卷二章，共有四萬句；它的格律，是從八行體脫化出來，變成九行體，名為斯賓塞伊利安。

塞非拉的名花 (La Estrella de Sevilla)

西班牙的作劇家費加 (Lope de Vega. 1562—1635) 著

梗概 第一段的開始：是加斯地爾國的桑哥勇王，跟着奸臣亞利亞斯出來。兩個塞非利亞市的老人，也隨後出來，祝頌國王的安康。一老人祝畢退立。國王看見街市的門前，有一個美人，國王問：「這個美人是誰？」亞利亞斯回答說：「她是塞非拉的明星，她的芳名是愛斯特來拉，就是蒲斯托的妹妹。」國王帶着羞恥的容顏，看着美人，心中頗覺煩惱；但是想用「射將先射馬」的方法，請她的哥哥蒲斯托來解決這個事情。這個時候

，有兩個執事人走來，請國王指令「知事的補缺」的事情。國王沒有回答，執事人却命亞利亞斯將蒲斯托請來。蒲斯托是一個朴實的男子，走到國王前；聽見國王命他做知事，却十分吃驚。國王和蒲斯托殷勤談話，問他家中的情形，又講愛斯特來拉婚姻的事情。蒲斯托聽着國王的說話，作沉思的狀態；覺着國王的說話不很妥當。後來衆人一同退入後場，愛斯特來拉走出來，舞台的場面變換作愛斯特來拉家中的佈景，愛斯特來拉和許嫁的情人德恩作甜蜜的情話。蒲斯托走來，德恩和蒲斯托談話。對於婚姻的事情，頗有探問的言語。後來三人退去，國王和亞利亞斯又走出來，二人立在愛斯特來拉家的門口，相對談話，國王想要蒲斯托在愛斯特來拉前幫助說話，所以枉駕到蒲斯托的家裏。但是蒲斯托走出來，在國王前用種種

推托的話，不使國王入內。後來國王命亞利亞斯請愛斯特來拉到來面談，自己和蒲斯托走到外邊，一同退去。愛斯特來拉和使命的人，走出來，又回到先前的家中。亞利亞斯走來，向愛斯特來拉陳說國王戀愛的心思；愛斯特來拉不聽這種言語，却向背後行去。後來亞利亞斯將一種藥品，付與使命的人，並且教使命的人，去請國王今天夜裏私行到愛斯特來拉家中，依計行事。二人退去舞台，作王宮的佈景，國王作勇鷲的狀態，十分用意，靜聽亞利亞斯復命。第一段到此完結，但是劇中人的事情仍舊刻刻進行。

第二段 國王到愛斯特來拉家中，不料蒲斯托走來。蒲斯托在黑暗中遇着國王，很奇怪的問題國王是誰。國王並不言語。但是蒲斯托仔細一看，已

經看出是國王。蒲斯托對國王說：「王的行事，關係一國的名譽；現在王的舉動，未免有損名譽了。」國王聞言，大怒，拔刀便砍；蒲斯托也持刀相還。二人交戰不久，國王已經受傷；幸虧使命的人持燈走來，國王才得乘機脫逃。蒲斯托將不忠的使命人捉住，立刻殺死；又喚出妹妹來，命她對於和德恩結婚的婚禮，立刻預備。第二日，國王對於昨夜的事情，恨入骨髓，和亞利亞斯商量，要想差一個勇士，結果蒲斯托的性命。亞利亞斯對國王說：「王欲報仇，可差德恩。德恩是忠義之士，奉了王命，雖赴湯蹈火，也不敢辭，必然可以斬殺這個可惡的奴才。」國王依言，將德恩召來，交給德恩一個封在紙袋中的密詔，命他回去，依詔行事。德恩接了密詔，回到家中，還未拆封觀看；又接到愛斯特來拉的書信，信中說：受了

兄長的吩咐，結婚的典禮，就要在今日舉行。德恩看了來信，知道今日就要結婚，並且要替國王作一大事，所以非常得意。緩緩的拆開封袋觀看密詔，見國王要他斬殺他的情人的哥哥，却大吃一驚；又想着君命不可違，還是殺了蒲斯托，捨棄新妻就是。正在思想，却巧蒲斯托走來；德恩一見蒲斯托，不聽蒲斯托的分辨，就拔劍將他砍死。德恩也從這個舞台的場上，轉到牢獄中去。

愛斯特來拉在舞台的場上，預備舉行婚禮；正在歡悅的時候，忽見街上的老成人，將他的哥哥的屍體抬來，細問衆人，才知道殺死哥哥的凶手，就是自己的夫婿；心中又十分哀傷。愛斯特來拉在這一幕中，忽而得意，忽而失意，直到悲喜交集的地步，於是第二段告終。

第三段 是總結以上的事情，愛斯特來拉伏在國王之闕下，奏請國王將哥哥的仇人，（就是自己的情人，）交給自己，國王已經將自己的宿憤消去，准了她的奏請，將鑰匙給她。她用厚綢罩面，到牢獄內要求她的情人，一同出去；但是德恩想着，若是男子用着仇敵的妹妹的幫助，却是不清潔的事情，所以仍舊回到獄內，在法官前說明殺人的原因，聽憑法官判處死刑。國王雖然拒絕司法權的獨立，宣告德恩的殺人，是奉了自己的命令；但是二個情人中間，竟將兄長的鮮血，築成一個鴻溝，不能不永遠分開。愛斯特來拉從此之後，走入尼寺，決心事神，國王對於這個事情，更加驚嘆。德恩的僕人，走到舞台上，向台下說：「諸位看了費加作的悲劇，不要忘記塞非拉的愛斯特來拉呀！」這個時候，全劇告終。

戴斐德克拍費爾德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 the Younger)

英國小說家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 1812—70) 著

，已經達到絕頂。書中的事情，是描寫他的幼年的狀況。

這個著作，在出版的時期，分作二十冊。他的第一卷出版的時期，是一八四九年的五月。最後之卷，出版的時期，是在第二年的十一月。狄更司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正月間，已經準備作這個書；所以在那個時候，狄更

—— 1 ——

司到亞瑪斯地方，研究書中的材料。亞瑪斯是有名的漁業地。這個書中。將那個地方的光景，描寫得很有趣味。這個著作的特色，就在顯明的，自傳的之點。書中的主人戴斐德，是作者自己的小影。其餘的人物，大約全有一模特兒，「例如：書中的瑪依克巴，是描寫作者的父親約翰·狄更司。新娘德喇，是描寫作者在青年時代實際戀愛的一個少女。這書的筋絡，就是少年戴斐德，全不知道父親。他的父親，在他的產生以前，已經逝世。他的母親，是溫順柔弱的女人。

某日，戴斐德隨着乳母裴果綺走了幾里路程，到亞瑪斯地方，裴果綺哥哥的家裏去。那個人家，是將老朽的船，抬到岸上，在船的橫腹上，開了一個門，作為住屋。戴斐德看見這種特別的住屋，覺着很是新奇；又見裴

果綺的姪女愛美麗是一個可愛的少女，正好作一同遊戲的伴侶；所以他在這個人家，戲耍到日暮，方才回家。及至回家之後，才知道他的母親，在他離家之後，已經和一個名叫馬德斯通的男子結婚。這個男子，作了他的主人，他的家裏，已經有非常的變化。

從此以後，戴斐德每日因為小事，被他的養父敲打。養父的妹妹，也住到他的家裏，帮着養父將他虐待。他的母親，雖然看着他的受苦，有可憐他的心；但是他的母親，又十分軟弱，不敢得罪那兩個人；所以他不能得着母親的庇蔭。有一日，戴斐德在馬德斯通的面前，背書，因為背不出來，就被養父痛打。戴斐德受不住痛苦，就嚙養父持鞭的手。養父非常憤怒，將他關在一間房裏，監禁了幾天。後來，就將他送到倫敦附近的寄宿學

校。

這個學校，名叫塞來姆好斯；校主名叫克利克爾，是一個品性卑劣的男子。戴斐德在入校的那一天，隨着名叫梅爾的助教師，觀看自己的教室。在那個教室裏，看見一張桌上，放着一張字條。那個字條上，寫着：「謹防被嚙。」他見了這個字條，十分驚異，就跳着問先生說：「什麼地方有狗呀？」梅爾答說：「這個可惡的字條，就是從你的背上落下來的。」他在最初到校的時候，雖然遇着這樣無趣的事情，但是他因為每日在家裏受養父的虐待，所以他覺着到了這個學校，就可得着快樂，尤其是梅爾教師很是愛他，很親切的教他讀書。他又得着兩個好友：一個名叫司查佛斯，又一個名叫托拉德爾。他受着師友的庇護，很愉快的在校裏用心讀書；因

爲他很好學，天資也好，所以進步很快。一日，校長的夫人走來，對他說話；他還認是他的乳母裴果綺，給他送菓子來了；那裏知道，這個夫人，却是來告訴他說，他的母親，已經死了。戴斐德已經失却最愛的母親，變成孤兒了。他的小胸中，非常悲痛。到了第二日，他就回到家裏；等到他母親的葬儀辦好，他還想到學校裏去；但是那種機會，已經不能得着。

後來，過了不多的時候，戴斐德被送到倫敦的一個造酒的人家作徒弟；每日在黴臭的酒庫中，和卑賤的雇工，一同洗滌空瓶。這家的主人，名叫馬伊可巴。這個主人，是個大頭的禿子。時常和債鬼爭吵；很是窮困；每大聲嘆氣着說：「現在要怎樣才好呢？」這樣的人物，雖然不漂亮，但是待戴斐德還好。

戴斐德在那個人家，過那樣生活，實在不能忍耐；自己想到自己的前程，覺着很是渺茫；從前學得的知識，到了今日，也次第失去了。他雖是一個孩子，却覺着心裏很是不安。他忽然想起自己的伯母，住在杜法地方；並且自己的伯母，曾經受過母親囑託；所以他借着一樁事情，逃出酒店。他在路上，就和乞丐一樣，沿路乞食；走了幾十里的路程，才尋到杜法。他到了杜法，尋到伯母的家裏，見了伯母，才算交了好運；斷絕了馬德斯通的關係，得着伯母的庇蔭。這個伯母名叫托羅托德，很有點財產，無夫無子的，過着冷清的晚年的日子。

戴斐德的伯母，將他留在家裏，因為要教授他相當的教育，並且，想使他繼承財產；所以將他送到坑塔培里地方。那個地方，住着一個法律家名

叫威克斐爾德。戴斐德的伯母，先將戴斐德送到那個法律家的家裏，又從那家，將他送到司托羅龍格博士所開的學校裏去讀書。

戴斐德畢業之後，他的伯母想要他作一個牧師；所以他又到倫敦去見習，入了司丕恩羅的事務所。司丕恩羅有一個女兒，名叫德喇。他在事務所中，常和她相見。過不多時，二人發生戀愛，經過許多障礙，才達到結婚的目的。

戴斐德在將要和德喇結婚的時候，他的伯母因為某種事情，已經將許多財產完全失却，成了毫無財產的人。戴斐德在結婚之後，不能不完全靠着自己的氣力，養活妻子；但是作牧師的人，不能得着許多收入，所以他又轉換職務，在某報館中執筆從事傍的著述；幸而他是生來富于文才的人，

所以漸被世人注目。

新娘德喇是極賢德可愛的少女；雖然作了人妻，仍舊不失少女的氣質。

她幫助丈夫，料理家事；雖然丈夫處着困難的境遇，但是夫婦之間的感情，仍舊圓滿。雖然有時發生小衝突，然而那種原因，全是瑣屑的事情，却也不生什麼問題。因為德喇帶着孩子的皮氣，所以戴斐德稱她是小新娘。

照着上邊所說，戴斐德的一身，固然有樣樣的變化，就是他的周圍，也有許多變遷。現在首先說着的，就是戴斐德在司托龍格博士的學校畢業之後，到倫敦去的時候的事情。那個時候，戴斐德偶然在一個旅館裏遇着他的竹馬之友司查佛斯；兩人對於這種奇遇，十分喜悅，大溫舊交，講說塞

來姆好斯時代的懷舊談。司查佛斯在這個時候，已經作了歐克斯佛德大學的學生，這個時候，正是那個大學放假的日期，所以二人商量着，要去旅行。戴斐德最懷想的是亞瑪斯地方的裴果綺的家裏。戴斐德對司查佛斯說了，司查佛斯贊成這個話，他們就旅行到亞瑪斯地方去，探訪裴果綺家。這一探訪，却惹出很大的禍事。

照着上邊所說的話，戴斐德和司查佛斯二人旅行到亞瑪斯，在裴果綺家，戲耍了數日。司查佛斯先回去了，戴斐德還未動身；不料愛美麗自從司查佛斯去後，過了數日，也不見了；據衆人的推測，決定是被司查佛斯引誘出去了。

本來戴斐德將司查佛斯當作高潔的人物，到了這個時候，看見這種事情

十分驚異，就連忙走到司查佛斯家裏去訪問，見司查佛斯沒有回家，才知道裴果綺告訴他的事情，是確實的了。愛美麗本來已經許婚。他的未婚夫名叫哈姆。裴果綺恐怕哈姆聽見這個事情，向她交涉，心中非常憂慮，詳細向各方面調查，才漸漸知道愛美麗到法蘭西去了。

裴果綺決定主意，排着萬難，決定不論如何，總要尋着這個最愛的姪女，乘輪渡海，行到法蘭西，又從法蘭西周遊瑞士，意大利等國，仍舊沒有尋着，只得悄然不樂的回到倫敦。幸虧這個時候，有人告訴戴斐德說：「愛美麗已經回到倫敦了。」戴斐德聽見這個話，連忙和裴果綺商量好了，從惡人手裏將那個女子救出。

愛美麗經過的事情，很是悲慘。她被司查佛斯用甜言蜜語引誘出去之後

，起先的時候，愛美麗隨着司查佛斯，旅行各國，任意揮霍，十分豪奢；及至到了意大利的時候，她已被薄倖的男子所棄，作秋扇的見捐了。司查佛斯將她交給從人拉起瑪，自己藏匿不見，她沒有剛烈的志氣，只得委身給拉起瑪了。這個時候，她深悔自己的行為不好，秘密的逃走出來，靠着一個良善婦人的幫助，戰勝許多的困難，才能回到倫敦；但是倫敦的地方，也有許多惡人，又將她陷到陷穽中間；幸虧她的命運還好，被戴斐德和斐果綺救了出來，才能脫離了苦境。

住在坑塔里地方的法律家威克斐爾德，在那個時候，也遇着一樁大不幸的事情。威克斐爾德有一個事務員名叫尤利亞，他運用奸計，想要橫佔主人的財產。威克斐爾德有一個女兒，名叫亞格奈斯。他心戀亞格奈斯，又

想騙她作妻子，所以尤利亞用了種種卑劣的手段，厭服威克斐爾德，強佔了威克斐爾德財產。亞格奈斯雖然是個聰明的女子，但是自悲女流，看着父親的不幸，只有痛心而已。

威克斐爾德的家，已經陷到可悲的境地，幸虧遇着一個意外的好人，才能將他們救出來。這個好人，就是瑪依克巴。他起先被貧神虐待，十分困苦，後來遇着了機緣，被尤利亞雇去，作尤利亞的部下，在威克斐爾德的事務所工作。他本是正直的男子，看着尤利亞所作的惡事，心中很抱不平，想要用個方法，拯救威克斐爾德父女。他知道戴斐德和法律家托拉德爾是威克斐爾德的舊友，所以一面到他們的家裏，商量這個事情；一面搜集尤利亞的種種違法的證據。有一日，瑪依克巴忽然邀了戴斐德，托羅托德

，托拉德爾等人，到尤利亞家裏，舉出搜集的證據，摘發尤利亞的奸惡事情。本來威克斐爾德將許多財產，委任尤利亞管理。尤利亞已經將那種財產，改換名義，變成尤利亞所有。直到現在，才能完全收回，托羅托德起先失去的財產，也在其內；從此以後，也能復歸原主。托羅托德在起先的時候，還以為她的財產，是被威克斐爾德用去；直到現在，才知道這種騙去的事情。托羅托德因為瑪依克爾用了許多氣力，才能使她回復從前的財產；所以她將許多的金錢，報酬瑪依克爾。

在這個事情之先，裴果綺帶着薄命的愛美麗回到故鄉，住了幾時。因為愛美麗從前的歷史不好，被鄉人議論，住在那裏，很無趣味；所以全家的人，想搬到澳洲去度快樂的日子。這個時候，瑪依克巴已經得着了充分的

資本金，聽見這個話，想着和他們一同遷居，雙方全很相宜；所以就走去和他們商量。商量的結果，瑪依克巴非常贊成。

在這個事情以前，小新娘德喇，已經患病臥床；過不多時，竟作了長眠不起的人。戴斐德非常傷心；伯母托羅托德，也很悲悼，在這個眼淚未乾的時候，又和兩家親密的人，把袂分別，送他們到澳洲去。

後來，戴斐德在倫敦地方，忽忽如夢的，又過了十年的日月；成了文壇的大家，得着很好的名望。有一年冬天的晚間，他和妻子亞格奈斯（就是威克斐爾德的女兒）坐在爐邊，看着小孩子們戲耍。這個時候，看見女傭，領着一個作農人狀態的老人走來。這個老人，就是斐果綺。她從澳洲走來探訪。戴斐德夫婦殷勤招待，聽見老人說起遷居的人的消息，才知道他

們在那個地方。已經得着很大的成功，全有許多資產。愛美麗打破情網，抱着獨身主義，專將教育兒童，看護病人，救助貧民等，各種慈善行爲，作終身的事業。

裴果綺又說：「瑪依克巴現在已經在潑托梅德雷地方，作了長官；很能發揮才能，得着人望；和從前的樣子，大不相同，當然不會受着債鬼的痛苦。他又常在新聞紙上發表論文，得着很好的評判。」裴果綺說着，又從衣袋裏取出，潑托梅德雷時報，給戴斐德看。那個新聞紙上，載着那個地方的市民，請長官瑪依克巴宴會的事情；又有瑪依克巴親筆做的：「呈文壇大家戴斐德閣下書」一篇文章。

一千零一夜的談話

(Alf Laylah Wa Laylah)

(是亞拉伯的傳說文學，作書的人和作書的年代，全不能詳知)

本書是世界的一大奇書，在英國名爲「亞拉比安奈特」，(就是阿刺伯的夜的意義。)愛讀的人很多。究竟是誰作的，却是傳說不一。我們看這個書的組織法，覺着前後體裁大異。——照這一點看來。可見全書是成于數人之手。作書的年代也不明白；大約是經過許多年月，蒐集成書，並且現在被世人知道，是不全的書；還有一大部份，在波斯帝國被征服的時候，已經和其餘文學上的產物一同滅亡。它的內容，是蒐集亞細亞古代的傳說

、神話、比喻、寓意談等。各種材料而成。起首就用談話的筋絡，統一全書的事情，王妃用有趣味的話，感動王心，延長宣告死刑的期限，因為要使國王成爲仁君；所以每夜在天將明的時候，談講各種珍奇的言語。她的談話，是從這個根本事情，生出那個枝葉的事情。在談話中間，常常將已經說到的人物所說的作爲筋絡，又描寫另外一個故事。最初的時候，描寫王妃向着國王談話，是用間接的方法，後來變成直接的方法；却和蒐集許多分離的故事，講給讀者一樣。所以有人說，這個書是幾個人作成的。但是詳細看來，這個書的作成，或者是一個著作家乘着一時的感興，隨筆記錄，因爲筆法的變化，生出不同的結果。或者是作書的人，在蒐集古時的傳說，寓言的時候，却是一個寓言。（王妃被國王虐殺的話）作爲骨子，

從這個筋絡聯合許多材料；借着王妃的口，作成有結構的談話，——這種體裁不是前後一貫，並且是聚集許多可以分離的談話所記的奇談怪語。全可惹起好奇的興味，使讀者不知不覺已經將全書讀完。現在用簡單的言語，將全篇的要旨介紹如左：

梗概 波斯的薩尼安王，有兩個兒子，長名司加拉次名司加綏南——這兩位王子，全是溫良賢明的性質。父王崩後，大王子繼承王位。照着國法，兄王即位之後，弟兄完全不能參與國政；所以司加綏南閑居着，消磨清淨的光陰。司加綏南孝悌的心，本來很厚，並不羨慕兄王的榮譽；但是司加拉愛弟情殷，所以將領土的一部份分給兄弟治理。司加綏南奉了國王的命令，遷到自己統治的地方薩瑪堪多首府居住。同胞分居之後，經過十餘

年，兄王久不看見愛弟，十分想念，於是使人到薩瑪堪多首府，招司加綏南到國都聚會。弟王奉到召命，準備出發的手續，命宰相等人，待到自己離開本國之後，要十分注意，整理政務；又留兄王的使臣，住在城外的營帳中間，命自己的執事官吏，殷勤招待使臣。十個月之後，弟王從宮殿出發，走到城外，住在營帳內，預備遠行。那一日的夜裏，弟王要和鍾愛的王妃，敘一度別情，所以單身回宮。若是普通的王妃，看見已上征途的夫王，忽然歸來，那末，歡喜的情形，可以預想而知。但是這個王妃，却出人意料之外，國王離開宮殿，只是第一夜，她已經不能獨守空閨，却要和卑賤的男子，做出極醜的狀態。弟王看見這種醜態，將這兩個姦淫的男女，每個一刀兩段，又將屍體拋入城壕，很秘密的，不將這個事情告訴別人。

仍舊走到城外和使人同居。第二日清晨，和使人同上征途，向着兄王的國都出發，弟王在道途中，因為他的寵妃做出淫亂的事情，有辱王位，以致自己失却最愛的人，所以自嘆運命不幸，胸中煩悶不止。到了國都，見了兄王，和兄王暢敘久闊之情，又受着盡善盡美的待遇，雖然暫時忘却苦悶，但是酒闌人散之後，回到客殿獨坐在燈下，想到王妃的事情，心中又非常的悲痛憤慨。弟王在國都中住了幾時，雖然表面上裝出愉快的形狀，但是心中却十分苦悶，竟成了半病的人。兄王看見弟王的枯槁憔悴的狀態，細細推測這個原因，以為弟王必然記念最愛的妃子，歸心如箭，不如從速送弟王回國；於是兄王決定心思整治禮物，預備送弟王動身。一日，兄王想要破除弟王的憂愁，邀弟王一同到城外遊獵，弟王因為心中憂愁，不

肯同行；兄王只得自己出去遊獵。兄王出去之後，到了夜裏，弟王在殿庭中散步，忽然看見幾個女裝的黑奴私入宮殿，和女官戲耍，又見兄王的妃子也和賤奴作奇怪的跳舞。弟王看了這種情形，想到這種不幸的事情，不獨是自己一人遇着。——這種女子不論對於何種丈夫，全要使丈夫得着不幸的運命。頓時恍然大悟，心機一轉，變悲爲樂；面上的顏色也煥然活潑了。第二日，兄王帶着許多獵得的野物回到城裏，會着弟王，看見弟王的態度已經變換，又是喜樂，又是奇怪；就向着弟王探問這個理由。弟王不願使兄王憂愁，起先將這個事情隱着不說；但是被兄王追問不過，只得將這個事情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兄王聽了弟王的話，還不深信；想要試驗這個事情的真假，就邀着弟王仍舊出城遊獵。到了夜裏，兄弟二人離開帳

幕私入宮殿，窺探宮內的動靜；看見王妃和女宮等人，成羣結隊和卑賤的情郎共同戲耍。在池中洗浴之後，一對一對的走入各個密室。兄王見了這種情景，忍不住心中的悲憤，不聽弟王的苦諫，定要離去王位，捨却富貴，作遺世棄俗的人，走向行蹤不定的道路上去。弟王見苦勸無用，只得對兄王說：「既然這樣，我們可以暫時出去旅行，若是再遇着比我們更加不幸的人，那末我們仍舊回來。」兄王承認了這個條件，就攜着弟王的手，同作流浪的人。二王不慣旅行的艱難，走到某處近海岸的樹林中，坐在地，上暫時休息，互說王妃的不貞和自己的不幸。忽然，看見海波中間捲起一大片似柱的黑雲，雲中現出一個身體高大的怪神，向海岸走來。二王看見這個怪神，十分恐懼，連忙將身體隱在近邊的樹上。這個怪神走到這個樹

下，將頭上戴的玻璃箱用鑰匙打開，從這個箱中走出一個妙齡的美女。怪神向着這個美女說了許多艷語，後來枕着她的膝，就睡着了。美女緩緩起身，用手招樹上的二王，二王起先不敢答應，後來美女對二王說：「你們若是不肯下來，我就要告訴怪神，結果你們的性命。」二王聽了這種恐嚇的言語，只得走下樹來，美女引着二皇到稍微隔離的地方，強迫二王滿足她的卑劣的情慾；又將二王的戒指要去；並且對二王說：「她已藏着九十八王戒指，這就是她的情郎的數目。」她又說：「妾藏在箱中，沈在海底。雖然將嫉妬很深的怪神作為丈夫，但是仍舊有許多情郎，可見世界之上作丈夫的人，要想用着苦心監督妻子的節操，却是最愚的男子。」她正在自己誇讚，聽見怪神將醒的聲音，就走去了。二王見美女走去，連忙逃走

。二王走了幾里路程，仍舊回到原路。二王在路上商量道：「我們以為我們的命運，很是不幸，那知怪神的命運，比我們更加不幸，我們應該照着起先的契約，回復舊日的地位，再娶妃子，在世上取樂。我們要保全妃子的貞節，不如只和她交歡一夜，到天將明的時候，將她絞死。第二夜又將新的處女作妃子，天將明的時候，又用和前次一樣的手段，將她處死。照着這個樣子，每夜娶一個新妃，必然可以保全她們的節操。」二王密議已定，就回到城外的帳幕，休息片刻，逕直歸宮，傳下命令，將王妃和女宮等人一齊處死。過了幾時，弟王告辭回國，兄王送弟王許多禮物，弟王回國去了。兄王送弟王回國之後，就實行預定的計策，先選一個處女作妃子，命她陪侍枕席一夜，到了早晨，就命人將她處死。——照這個樣子，每

晚收一個處女作妃子，每朝處死一個妃子。國民知道這個事情，於是怨聲載道：「前日稱讚國王是賢君的人，現在全叫國王是暴虐的君主。」那時的宰相，見國王這種行爲，竭力向國王苦諫；但是國王不聽。宰相只得靜候時機，預備再進忠言。這個宰相有兩個女兒，他的大女兒聽見這個事情，深慨君王的行爲不正，情願犧牲自己的身體，去調和君王的心，拯救國民的患苦；請求父王將她送入王宮，作君王的妃子。宰相聽見這個言語，以爲女兒要做妃子，未免太愚；所以向她竭力勸誡。但是她不聽父親的言語，向宰相苦苦求不止。宰相只得含着眼淚告訴國王，將愛女送入死門。宰相的大小姐將要離家的時候，苦訴妹妹一個計策。才起身進宮，謁見國王；和國王相對坐着，裝出悲愁的容色，對國王說：「妾和妹妹自幼同居，手

足情厚，現在一旦分離，心中十分不捨，願君王將她召入宮中，命她眠在此室，使妾和妹妹一敘別情。」國王准奏，就遣使臣，召二小姐入宮。二小姐到了王宮，見了姊姊，姊妹相抱十分惜別。到了半夜，國王和姊姊同衾，妹妹睡在床側的矮榻上。到了近曉的時候，妹妹將姊姊搖醒，對姊姊說：「我們姊妹二人，現在將要永別，請姊妹講一個有趣味的故事給妹妹聽了，作為永遠的紀念。」姊姊聽了妹妹的言語，轉奏國王；得着國王的允許。就說一個商人在旅行的路上，遇着一個巨人，要將他殺死的故事。——這個故事很有趣味，使國王和妹妹聽了十分高興，——這個談話正在將入佳境的時候，已經到了國王拜神登殿的時刻，妹妹對姊姊說：「這個故事很是好聽，可惜沒有講完，姊姊請轉請國王延長一日的生命，讓姊姊

姊講完這個故事。「國王聽了這個有趣味的談話，已經心動，所以准奏允許，緩行死刑一日。國王日間處理政務，到了夜裏又和姊姊同衾共枕。近曉的時候，妹妹又將姊姊搖醒，請姊姊續講昨日的故事。這個早晨也和昨日相同，又得緩行死刑一日。姊妹二人照着這個方法，延長許多日子，國王也很高興，自己也每天催着王妃談講故事。——這個作書的人，借這王妃的香口，描寫許多的談話，只注意故事的趣味，不重前後一貫的主旨，將許多傳說，比喻，神話等，同寫在這部書上。那種談話是從幹生枝，從枝生葉，又從這個枝葉生出那個枝葉。起先是王妃向着國王和妹妹談講從前的古話，後來又轉到作書的人，向着讀者說話的筆法。——這部書的組織，却是聯綴這幾種小說而成。總之：那個王妃在每天近曉的時候，所講

的故事，是從這個故事接續到那個故事。共計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然後調和了國王的心，永遠免了死刑。

國民十七年七月初版

世界名著提要叢刊
全六十册 每册一角半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四册 陳彬龢 夏鍾魯校訂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四册 沈炳文校訂

世界詩歌名著提要

一册 慶師竹校訂

世界哲學名著提要

一册 常壽林 宗幼澤校訂

世界社會名著提要

四册 陳彬龢 湯彬彙校訂

世界教育名著提要

一册 陳彬龢校訂

世界科學名著提要

一册 湯彬彙校訂

譯述者

查士元 查士驥

出版者

新文化學會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0
40104
2

40104

2

